

宋高僧傳卷第二十一

阜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宣等奉勅撰

感通篇第六之四

正傳十八人  
附見三人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一

五臺山華嚴寺牛雲傳二

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三

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四

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五

成都府永安傳六

衢州靈石寺慧闡傳七

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八

杭州靈隱寺寶達傳九

代州北臺山隱峯傳十

鳩和尚名鴻

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十一

太原府崇福寺文爽傳十二

福州保福寺本淨傳十三

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十四

興善寺異僧

彭州九隴茶籠山羅僧傳十五

明州奉化縣契此傳十六

鄆都開元寺智誓傳十七

鳳翔府寧師傳十八

唐五臺山法華院神英傳

釋神英固知姓氏滄州人也宿緣悟道非歲從師諷誦精勤日夜匪懈年當應法受具後乃杖錫萍遊尋訪知識早通玄話兼擅論經相次參神會禪師謂英曰汝於五臺山有緣速宜往彼瞻禮文殊兼訪遺跡既承指授以開元四年六月旬到山瞻禮於僧厨止泊一日食畢遊於西林忽見一院題曰法華英遂入中見多寶塔一座暉暉繁華如法華經

說同也其四門玉石功德細妙光彩神工罕測後面有護國仁王樓上有玉石文殊普賢之像前有三門一十三間內門兩畔有行宮道場是文殊普賢儀仗三門外狀臺山十寺杳然物外觀瞻浩蕩神情恍惚英試出院又見衆僧且非恒所見者而多詭異疑豫未決卓一遂出門東行可三十步忽聞閉戶鏗然迴目視之了無一物英乃悲泣曰此大聖警悟我邪於此地必有緣矣遂於鬚髮多寶塔處結庵而止乃發願曰我依化院建置一所住持

日居月諸信施如林歸依者衆遂召工匠有  
高價者誓不酬之乃於易州千里取乎玉石  
用造功德細妙光瑩功侔所見其壁乃王府  
友吳道子之跡六法絕妙爲世所尚此院前  
後工畢因號法華耳英說法住持其齊整若  
剪裁焉後無疾召門人囑付而終春秋七十  
五金墳塔存矣

唐五臺山華嚴寺牛雲傳

釋牛雲俗姓趙鴈門人也童蒙之歲有似神  
不足遣入鄉校終日不知一字惟見僧尼合

掌有畏憚之貌年甫十二二親送往五臺華  
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禮淨覺爲師每令負薪  
汲水時衆輕其朴鈍多以謹浪歸之年滿受  
具益難誦習及年三十有六乃言曰我聞臺  
上恒有文殊現形我今跣足而去儻見文殊  
惟求聰明學誦經法耳時冒寒雪情無退屈  
是至東臺頂見一老人燃火而坐雲問曰如此  
雪寒從何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從  
何道上何無履跡曰吾雪前來老人却問雲  
曰有何心願犯雪徒跣而至豈不苦也雲曰

吾雖爲僧自恨昏鈍不能誦念經法此來欲求見文殊只乞聰明果報老人曰奇哉又曰此處不見文殊更欲何之雲曰欲上北臺去老人曰吾意亦然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自西而去薄暮方到北臺又見老人然火而坐頗爲驚怪問曰適於東臺相別爲何先至老人曰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乃猶豫只此老人莫應文殊也雲乃嗚足禮拜老人曰吾俗人也不應作禮唯貪設禮情屬不移良久老人云休禮候

吾入定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昏鈍也老人閉目倏爾開顏語雲曰汝前生爲牛來因載藏經今得爲僧而闇鈍耳汝於龍堂邊取一鑊來與汝斬却心頭淤肉即明快也雲遂得鑊度與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教開即開因閉目次有似當心施鑊身無痛苦心乃豁然似闇室立於明燈巨夜懸於圓月也雲開目乃見老人現文殊像語雲曰汝自後誦念經法歷耳無忘又於華嚴寺澗東院大有因緣無得退轉雲乃行悲行泣接足而禮未舉頭

頃不見菩薩矣雲後下山四支無損凡日經  
典目所一覽輒誦於口明年夏五月遼育王  
塔行道念經至更初乃見一道直光從北臺  
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現寶閣一  
所前有金牌題云善住雲憶菩薩授記之言  
依光中所現之閣而建置焉道化施行人咸  
貴重於開元二十三年無疾而終俗齡六十  
三法臘四十四矣雲名亡上字承文殊記識  
本迹爲牛故時號之焉

唐五臺山清涼寺道義傳

釋道義江東衢州人也開元中至臺山於清  
涼寺粥院居止典座普請運柴負重登高頗  
有難色義將竹鞋一綱轉賛人荷擔因披三  
事納衣東北而行可五里來於楞伽山下逢  
一老僧其貌古陋引一童子名字覺一老僧  
前行童子呼請義東邊寺內啜茶去乃相隨  
入寺徧禮諸院見大閣三層上下九間總如  
金色閃爍其目老僧令遣義早還所止山寒  
難住唯諾辭出寺行及百步迴顧唯是山林  
乃知化寺也却回長安大曆元載具此事由

奏寶應元聖文武皇帝蒙勅置金閣寺宣十  
節度助緣遂召蓋造都料一僧名純陀爲度  
土木造金閣一寺陀元是西域那爛陀寺喜  
鵲院僧寺成後勑賜不空三藏焉義不測其  
終

阜一

五

唐五臺山竹林寺法照傳

釋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曆二年棲止衡州  
雲峯寺勤修不懈於僧堂內粥鉢中忽覩五  
彩祥雲雲內現山寺寺之東北五十里已來  
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入可五里有寺

金榜題云大聖竹林寺雖目擊分明而心懷  
預獲他日齋時還於鉢中五色雲內現其五  
臺諸寺盡是金地無有山林穢惡純是池臺  
樓觀衆寶莊嚴文殊一萬聖衆而處其中又  
現諸佛淨國食畢方滅心疑未決歸院問僧  
還有曾遊五臺山已否時有嘉延曇暉二師  
言曾到言與鉢內所見一皆符合然尚未得  
臺山消息暨四年夏於衡州湖東寺內有高  
樓臺九旬起五會念佛道場六月二日未時  
遙見祥雲彌覆臺寺雲中有諸樓閣閣中有

數梵僧各長丈許執錫行道衡州舉郭咸見彌陀佛與文殊普賢一萬菩薩俱在此會其身高大見之者皆深泣血設禮至酉方滅照其日晚於道場外遇一老人告照云師先發願往金色世界奉觀大聖今何不去照怪而

答曰時難路艱何可往也老人言但亟去道路固無留難言訖不見照驚入道場重發誠願夏滿約往前任是火聚冰河終無退効至八月十三日於南嶽與同志數人惠然肯來果無沮礙則五年四月五日到五臺縣遙見

佛光寺南數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鉢中所見略無差脫其夜四更見一道光從北山下來射照照忙入堂內乃問衆云此何祥也吉凶焉在有僧答言此大聖不思議光常答有緣照聞已即具威儀尋光至寺東北五十里間果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青衣可年八九歲顏貌端正立于門首一稱善財二曰難陀相見歡喜問訊設禮引照入門向北行五里已來見一金門樓漸至門所乃是一寺寺前有大金榜題曰大聖竹林

寺一如鉢中所見者方圓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寶塔莊嚴其地純是黃水流渠翠樹充滿其中照入寺至講堂中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之座說法之音歷歷可聽文殊左右菩薩萬餘普賢亦無數菩薩圍繞照至二賢前作禮問言末代凡夫去聖時遙知識轉劣垢障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行於何法門最爲其要唯願大聖斷我疑網文殊報言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

之二門最爲徑要所以者何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今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密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汝當常念無上法王令無休息照又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之後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說是語已時二大聖各舒金手摩照頂爲授記別汝已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女等願疾成佛者

無過念佛則能速證無上菩提語已時二大聖互說伽陀照聞已歡喜踊躍疑網悉除又更作禮禮已合掌文殊言汝可往詣諸菩薩院次第巡禮授教已次第瞻禮遂至七寶果園其果纔熟其大如盤便取食之食已身意泰然造大聖前作禮辭退還見二青衣送至門外禮已舉頭遂失所在倍增悲感乃立石記至今存焉復至四月八日於華嚴寺西樓下安止泊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到無著見大聖處處心禮三十五佛名照

禮纔十徧忽見其處廣博嚴淨瑠璃宮殿文殊普賢一萬菩薩及佛陀波利居在一處照見已惟自慶喜隨衆歸寺其夜三更於華嚴院西樓上忽見寺東山半有五聖燈其大方尺餘照呪言請分百燈歸一畔便分如願重謂分爲千炬言訖便分千數行行相對徧於山半又更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三更盡到見梵僧稱是佛陀波利引之入聖寺語在覺救傳至十二月初遂於華嚴寺華嚴院入念佛道場絕粒要期誓生淨土至于七日初

夜正念佛時又見一梵僧入乎道場告云汝所見臺山境界何故不說言訖不見照疑此僧亦擬不說翌日申時正念誦次又見一梵僧年可八十乃言照曰師所見臺山靈異胡不流布普示衆生令使見聞發菩提心獲大利樂乎照曰實無心祕蔽聖道恐生疑謗故所以不說僧云大聖文殊見在此山尚招人謗況汝所見境界但使衆生見聞之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照聞斯語便隨憶念錄之時江東釋慧從以大曆六年正月內與華嚴

寺崇暉明謙等三十餘人隨照至金剛窟所親示般若院立石標記于時徒衆誠心瞻仰悲喜未已遂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皆聞之驚異尤甚驗乎所見不虛故書于屋壁普使見聞同發勝心共期佛慧自後照又依所見化竹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莊嚴精麗便號竹林焉又大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照與弟子八人於東臺覩白光數四次有異雲霞靄雲開見五色通身光光內有圓光紅色文殊乘青毛師子衆皆明見乃霏微下雪

及五色圓光徧於山谷其同見弟子純一惟秀歸政智遠沙彌惟英優婆塞張希俊等照後篤鞞其心修鍊無曠不知其終絳州兵掾王士詹述聖寺記云

系曰佛成就三身必居三土顯正依報莊嚴

故菩薩未露國土名但云住處修淨佛國因

隨生佛家故華嚴經有菩薩住處品焉經云

唯佛一人居淨土此下不僭上也若八字陀

羅尼經云文殊大願力與佛同境界境界淨

則說法淨則三土義齊也問諸經中佛住王

舍城等可非住處邪通曰此義同名別或可上得兼下也又如兜率宮院是補處淨域寶墮落清涼支提等山皆是菩薩淨識所變刹土也若然者淨土與住處義同名異耳如法照入竹林聖寺見文殊淨境也諸於山嶺見

老人童子等則穢土見聖人

唐清涼山祕魔巖常遇傳

釋常遇俗姓陰范陽人也出家於燕北安集寺襟懷灑落道貌清奇晦跡林泉避脫聲利大中四年杖錫離燕孤征朔雪祁湧千里徑

涉五峯詣華嚴寺菩薩堂囑文殊眸容施右  
手中指沃以香膏爇以星焰光騰半日怡顏  
宛然次徧遊聖境終始兩眷其所觀祥瑞不  
可勝紀後至西臺遇古聖跡曰祕魔巖乃文  
殊降龍之處也遇稽首之際忽見輕雲金光  
爛爛駭目漸分雉堞方勢如城咸曰金色世  
界也化事畢復問其處僧曰是地古德嘗止  
國贈金光照大師名節孤峻神異不測載錄  
圖記人具爾瞻遇悲喜交感久而不已始結  
茅茲地滌慮澄神入三摩呴多四十九日鳥

排華兩人萃香雲揚袂摶衣歸依若市乃剃  
興佛廟僧宇十有七年不下山頂日以九會  
雜華五部等法說味精課不遺寸陰覺聖力  
潛通道出凡境事或禮問他見莫尋士嚮庶  
歸克念如聖泊懿皇運末遇易舊規或拊掌  
大咍或擊石異語類不輕之海記同楚客之  
佯狂及禍發中原寇盜交騁吏撤官壺鑿輅  
蒙塵因省師言其若合契矣時屬河東武皇  
遙嚮真德就山致信迨文德元年夏四月命  
憲州刺史馬師素傳意邀請遇曰浮世之寵

辱我何累哉堅拒遠徵確乎不拔以其年七月十八日召門弟子曰爾可檢護戒足好住餘生吾與汝決矣言訖儼然蟬蛻俗歲七十二僧夏五十一門人太文等哀慟哽絕龍紀初祀四月十八日闍維獲設利羅凡數十粒文公堅貯孝思旌建靈塔銜哀出入投詣天府武皇贈加等文武崇烈及嵐憲等州牧守例刻清俸俾助良因建乎墳塔即以九月二十五日封窆基遂也

唐成都府永安傳

永樂北藏

宋高僧傳

釋永安眉州洪雅人也身裁么麼面色黧黑言音鄙惡而識量寬舒大抵不可貲也大中八年三月中詣成都云造謁府帥白公敏中請奏寺額以其足跛肩輿而至人皆未嘗見其登圓而旋湧也故時呼爲無漏師安置聖壽寺中且十日白中令俾差僧五六晝夜互早一守之而伺察焉內外飲食亦略同常人而無解衣去二行之意詳其十辰之積便旋何所畢不可知司徒白公奏額到日便辭歸眉郡判官盧求見之謂爲小沙彌耳人云此師年

已八十餘矣

系曰蜀人謂安公爲無漏師者非也夫斷煩惱不復隨增故永無種習乃稱之無漏今以飲食之餘歸于九孔安公止二竅不流耳瑜伽云無內逼惱分也然其位次忍住難知啜

茹如常何緣不流二竅觀夫對法論中有清淨依止住食示現依止住食二種則羅漢菩薩佛也若然者安公是示現依止住食雖食不食滓穢奚生必也正名以召其體哉

唐衢州靈石寺慧聞傳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最常言未預聖位於五道中流轉非福何憑寧於瀔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妻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呪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妻發心之至也迨脫墓靈像果然鑑當佛心曾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鑑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撈撓捨聞聞去賊徒汎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冥然已在其院

中若役人用匠不避譏嫌得物見多自提魚  
貫毳肩飼工人焉又山路虎豹聞或逢之將  
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  
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  
成歸信如流率多奇異焉

唐朔方靈武下院無漏傳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第三子也本土以  
其地居嫡長將立儲副而漏幼慕延陵之讓  
故願爲釋迦法王子耳遂逃附海艦達于華  
土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度沙漠涉于闐已

十二

西至葱嶺之墟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  
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  
僧曰舊記無名未可輒去此有毒龍池可往  
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  
見一胡牀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霆雷交作其

怪物吐氣蓬敷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  
不搖譬如建木挺拔豈微風可能傾動邪持  
久乃有巨蛇纏首于膝上漏悲憫之極爲受  
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  
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

此去南有磐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閑預  
相尋遺骸可矣後見長偉而天矯僵于石上  
歟寺僧咸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  
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  
可去勿疑漏乃立于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

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  
早一十三彈九許咋左脰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  
限滿獲應群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  
心存化物所利益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  
可強化師所知乎漏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

發如是却廻臨行謂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  
路山名賀蘭乃馮前記遂入其中得白草谷  
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兩京版蕩玄宗幸  
蜀肅宗訓兵靈武帝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  
佛於御前翌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  
沙門行迹不群居于北山兼恒誦此佛號肅  
宗乃宣徵不起命朔方副元帥中書令郭子  
儀親往諭之漏乃爰來帝視之曰眞夢中人  
也迨乎芻虜盪平翠華旋復置之內寺供養  
諒乎猴輕金鎖鳥厭雕籠累上表章願還舊

隱帝心眷重答詔遲留未遂歸山俄云示滅

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闕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閻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其所待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葬務官供乃宣卸門扇置之設奠遣中使監護鹵簿送道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解署謂之下院襄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則上元三年也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所臥中禁戶扇乃當時之現瑞者存焉

唐杭州靈隱寺寶達傳

釋寶達者不知何許人也道是名山高孚道望號刹利法師以持密呪爲恒務其院中有印沙牀照佛鑑往者浙江也驚濤巨浪爲害實深其潮大至則激射今湖上諸山焉達哀其桑麻之地悉變爲江遂誦呪止濤神之患早一  
十四一夜江濤中有偉人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而至謂達曰弟子是吳伍員復仇雪恥者非他人也師慈心爲物貞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問昨夜車馬之喧爲誰具言其事

其冥惑神理多此類也自爾西岸沙漲彌年還爲百姓殖利時所推稱翕然敷化後罔知所終

系曰印沙牘者何通曰有道之士居山必非寶器疑其範築江沙巧成坐榻歟照佛鑑者何通曰即鑑燈耳以其陸鴻漸貞元中多遊是山述記記達師節儉而明心之調度也

唐代州北臺山隱峯傳

名鳴和尚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慈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後往觀方見池陽

南泉禪師令取澡罐提舉相應爲願公所許焉終認嗣馬禪師耳峯元和中言游五臺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遇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既而遊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如植時議靈穴之前當昇就葬屹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觀驚歎希奇峯有妹爲尼入五臺嗔目咄之曰老兄疇昔爲不循法律死且

熒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攘債然而仆遂茶毗之收舍

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柏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系曰僵屍累足於事一同立逝坐亡爲修三昧此者頭揩厚載履蹠青冥逆恒理以難知諒是人而不測若斯倒置振古一人其妹尼之攘也若屈平爲女穎之罵焉如幻之功善權大矣或曰淮西之役唐書胡弗載隱峯飛

錫解陣邪通曰小說所傳或得其實是故春秋一經五家作傳可得同乎

又漢州開化寺釋亡名先因入寺見瑞應交現遂誓捨身憇苦爲期忽於殿中焚香次俄覩地屋皆爲瑠璃色有菩薩乘五色雲下庭

中曰汝極堅至必當得道吾來證汝亡名叩頭禮拜斯須不見寺僧至云學院內皆交瑠璃色嘆嗟不已其僧復勤節行焉

又鄧州有僧亡名年且衰朽游行穰鄧州間日食二鵝鳩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避迴嘗

饌羞之次有貧士求食分其二足與之食食訖老僧盥漱雙鳩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怪亦吐其飯其鳩二足復全其僧實不食此禽自爾衆人崇重號曰南陽鵠鳩和尚也有嘆之曰昔青城山香闈禦<sub>享一</sub>十丈化作本形飛飲酒啖肴然後吐出雞羊肉皆化作本形飛鳴而入坑穴中同也

唐興元府梁山寺上座亡名傳

釋亡名者不知何許人也居襄城西數十里號中梁山數峯廻負翠碧凝空處于巔中行

終詭異言語不常恒見者弗驚乍覩者可怪平常酷嗜酒而食肉麤重公行又綱任衆事且多折中僧亦畏焉號爲上座時群緇伍一皆倣習唯此無懼上座察知而與嘆曰未佳淨心地何敢逆行遁行非諸人境界且世云金以火試待吾一日一時試過閬成中忽作大餅招集徒衆曰與汝曹游尸陀林去蓋城外山野多墳塚人所棄屍於此故云也上座踞地舒餅裹腐爛死屍向口便啖俊快之狀頗嘉同游諸僧皆掩鼻唾地而走上座大叫

曰汝等能餒此肉方可餒他肉也已自此縕

徒警悟化成精苦焉遠近歸信時右僕射柳仲郢任梁府親往禮重終時云年可八十九真影存于山寺至今梁益三輔間止呼爲興元上座云奇蹤異迹不少未極詳焉

卽一

十七

系曰上座始則爾之教矣後則民胥効矣曾不知果證之人逆化於物終作佛事用警未萌故若歸其實乃對法論中諸大威德善薩示現食力住故也如有妄云得果此例而行則如何野干鳴擬學師子吼者乎

### 唐太原崇福寺文爽傳

釋文爽不詳姓氏何許人也早解塵纓抉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縱困憊之極亦唯趺坐此行長坐頭陀也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童侍有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終夕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昨之狀者三爽憫其饑火所熬復自念曰穢囊無慳施汝一餐願疾或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

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乎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門徒鄉人聚送殯之爾日有旛數十口蔽空前導異香普熏舉衆悲嘆如失恃怙焉

唐福州保福寺本淨傳

釋本淨者未詳何許人也道氣高抗人覩肅然響閩嶺多禪宗知識故歷參之聞長溪縣

霍童山多神仙洞府乃經中所謂天冠菩薩領徒侶居此說華嚴性海法採樵者多聞天

旦告辭

早

化爲鶴鳴唳空中而去淨固知其終也

唐成都府法聚寺法江傳

興善寺  
興僧

釋法江者江東人也來遊岷蜀居于法聚寺即隋蜀王秀之造也寺內有仁壽中文帝

斥逐淨入山結茅爲室有石穴謂之毒窟淨居于穴側其龍夭矯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採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誠約丁寧弭耳而去嘗清宵有九人冠幘袴褶稱寄宿盡納諸庵內明

十

旦告辭偕化爲鶴鳴唳空中而去淨固知其

樹舍利塔江以慈憫爲懷多逆知其來言無少悞嘗在房中謂門人曰外有萬餘人盡戴帽形且攀躍從吾乞救汝速出寺外求之不見人物弟子怪師之言何其倒亂徒倚之間有數十人荷擔竹器中螺子至江曰此之是歟命取錢贖之投于水中矣

又長安大興善寺本隋舍衛寺也至唐先天中火災殿宇蕩然唯遺基耳明慶中東明觀道士李榮者本巴西人也好事薄徒多與釋子爭競優劣榮來玄都觀因率黃冠指其灰

燼而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與且不與如來燒亦盡唯有一群僧僧中有憤其異宗譏誚者急慕勸重新繕構復廣於前十二畝之地化緣雖日盈千萬計未能成僧衆搔首躇躅未知何理克成忽有一僧衣服羸弊形容憔悴負一破囊入緣言速了佛殿步驟而去啓視之則黃金也校末之一千兩矣時人竒之由此檀施日繁殿速成矣

唐彭州九隴茶籠山羅僧傳

釋羅僧者蜀聖寺中得果位人也嘗寢疾於

五臺山同會僧人俱不測也而瞻視之曾無怠慢將及九旬而病愈臨訣之際曰深感所苦而煩看視今遂平復由師之力我住在劍外九龍郡之茶龍山爾異日遊方無忘相訪也暮歲而至蜀歷訪群峯徧訊老樵輩且曰

未嘗聞茲山名乃歎曰噫病禪之妄也將迴遇山童曰某是彼巖之聚沙者即前導而去

俄覩殿塔儼空房廊環肅果值昔之卧病者迎門敘故日將暮矣而謂之曰茲寺非得漏盡通不能至此爾以我宿緣一諧達止言寄

宵乎斯爲未可爾其克勤修證至此胡難乃命舊童送師歸去其僧迴望但見巖壁峭峻杉檜莽蒼而已則開成中也時悟達國師知玄著傳之次得僧可思尤閑地理命爲玄作他日安坐兆之地得景丹前峯其山若雉堞狀雖高低起伏而中砥平俄有里人耆老曰古相傳云茶龍山矣

唐明州奉化縣契此傳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也形裁肥腰蹙頰皤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以杖荷

布囊入鄆肆見物則乞至于醯醬魚菹纔接

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袋師也曾

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有偈云

彌勒真彌勒時人皆不識等句人言慈氏垂

迹也又於大橋上立或問和尚在此何爲曰

早一

三

我在此覓人常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

中皆百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  
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  
則係濕草履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  
川鄉邑兵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公亦荷布袋

行江浙之間多圖畫其像焉

唐鄴都開元寺智誓傳

釋智誓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梵學

凡諸經論一聽入神其所講宣也音辯瀏亮

每臨臺座自謂超絕所患者聽衆無幾虞其

以水傳器器器不空繫我獨無乃辜佛意遂  
負箱帙徧歷名山以詢智者未至衡嶽寺憩  
息月餘嘗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  
責曰所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況思兀然偶舉  
首見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

理誓疑其名獄之內車轍原中羅漢混凡曾  
何可測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儻蒙賢  
達指南請受甘心鉤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  
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  
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  
早一  
二十

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授餅餉  
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  
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鳥  
亂下啄拾地上蠅蟻蠅蠻莫徵其數老僧曰  
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宣  
講說也言訖而去誓由是精進道力不倦研  
摩義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比  
盛化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已來其  
老者無二三人焉

系曰中有末位變定難移今世所修必招當

所易之直皆作糲餅油食之調誓如言作之

果今智誓依異僧之教令二十年後待聽徒  
一如其言如此則當生修當生果故弗誣矣  
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將知永壽之人河  
清屢見矣

唐鳳翔府寧師傳

釋寧師者歧陽人也亡其名時以姓呼之耳  
往來無恒止出處如常僧昭宗即位初年居  
山寺中忽暴終安卧體暖忽忽如爛寢焉僧  
徒環守不敢殯歟三日而衆驚奔問之曰  
我爲冥司追攝初見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

無祿乃召吏語之與檢覆吏曰只有乾荷葉  
三石因令注於簿又命一人引之巡歷觀遊  
去乃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於是徒步至一  
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  
早一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  
二十一乃青韓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眾人血  
狼藉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卧一白兔  
焉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  
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窓牖庫黑不能細瞻問  
使者曰此諸怪狀者何邪曰將來王者也旁

廂數殿望之黯黯使者不容引去還至本所  
判官廳事謂使者曰好送師迴但多轉念功  
德經寧問曰孰是功德經曰金剛般若是歟

此經冥間濟拔功力無比及乎蘇醒四顧久  
之乃述前事聞者駭然遂聞于官後歧帥怪  
宏迂而妄都不之信厥後茂貞果封秦王李  
克用枉濫殺戮號獨眼龍也朱氏革于唐命  
殘害安忍傳翼擇肉非虎而何蜀王建屬兔  
阻兵自固天祐丁卯僭僞號以金飾牀也諸  
皆符合寧自此每斷中唯荷葉湯而已其諸

食饌逆口不食秦隴之人往往請寧入冥預  
言吉凶更無蹉跌或請齋爭辦淨池嫩荷號  
爲入冥和尚終于歧下

系曰入冥之說與夢略同穆王將化入歡宴  
秦穆得上帝前羽鶴形在人間神游上界前言  
卦一既發後事必然知六候八徵諒非虛也寧  
師入冥與後唐馬珣見天符下以潞王爲天  
子無異寧所見殿中物象題榜終符其述謂  
之爲夢想夢想有徵謂之爲神遊神遊不謬  
二十三將知覺夢惟一明昧有殊如攝論云如夢等

覺時一切處唯有識也有若古莽國多眠五  
旬一覺以夢爲實以覺爲妄若然者覺之所  
爲爲夢之先兆也而取實於夢中真實也夢  
覺反用其猶一歟寧師非妄者果梁章唐命  
二李王楊皆與天子抗衡諸殿遠望者得非  
餘割據群雄偏霸者乎所食荷葉與隋僧法  
慶同故幽冥等錄中康何德次李山龍入冥  
而返說事皆驗焉經云猶如睡夢人知一切  
諸物有身不移本處是也

音釋

晉皮變卽古患切恍懶養切恍懶火廣切懶尺饅  
居縛切斬朱玉切啜妹悅切劙女六切鞶  
大鉏也屬鋤也胡故切寒凝也醉雖醉切清四火利咍  
古勇切固也寒凝也和潤澤也呴切咍  
呼來切撤除列切脫輪芮切賁芳貢切贈  
笑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空陂驗切下棺也墮徐醉切云於宵切黑古旱切  
窯七情切墓道也云小也黑面上黑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十四雨澣水名云莫胡切鑑羊質  
爲鑑音櫓海闊徒年切覩範也鑑切二  
昨陟格切盪徒朗切闔胡臘切于僵居良切  
薄伴姥切車駕行羽呼甘切齒簿齒簿齒龍  
儀雙道謂之齒簿徇松閭切

